

雨夜闲话

五点四十走去食堂吃饭，下雨了。

下雨是好事儿，尤其是这种细雨。

吃完饭，一个人，打把伞，习惯性地往新开湖走。今晚新开湖边的木凳上没有坐人，也难怪，被雨打湿了不是。找到湖东北角的一个木凳，雨下还没太久，又有树在顶上挡着，这儿的凳子还是干的。就这样坐下来，把伞收在一边，翘起二郎腿，看着新开湖发呆，想着小时候的一些琐事……

旁边走过几个打伞的大爷大妈，还有几对情侣，但是没有人停下了与我分享这片湖的宁静，或许他们太忙了吧，我想。

渐渐地感觉有玻璃球大的雨点时不时地落在我的脖子里、额头、眼镜上，终于还是要把伞打开来了——这便是在树下避雨的坏处了，雨小时还好，叶子尚能挡得住，一旦密起来，叶子上的水积得多了一下子会给你来一记狠的，落在脖颈里让你一激灵，硬生生地把你从回忆里拉出来，就算是熟睡的人也能惊得醒，这招早在中学的时候就让我给别人试用过了。

就这么打着伞，恍然间发现湖里的水似乎比平时高了不少，大概再有二十公分就能漫得上来了，我心想这是难得的好景象，不走近看看岂不可惜了，想到上次看到新开湖涨水是小学期的时候，与这次不同，那次的暴雨让新开湖显得很混，凶狠的样子很不招人亲近。

就这么想着走到新开湖的东边。新开湖里的二主楼和往日的模样不太一样，无风无雨的夜里能透过湖面数得清楼上窗户边的栏杆，今天整个B座5层的灯光混在一起，别说栏杆，之前没见过二主的人若是单凭湖里的影子怕是连二主有几层也分辨不清了。路灯的影子也被拉得好长，被路灯照亮的那片湖面上，雨点激起的水波不断变换着它们的叠加方式，这波动的合成方程恐怕把拉格朗日叫来也解不出来了。近岸的地方还能看到几片“梧桐”的叶子，我的第一反应竟是想着去分辨这是一球还是二球或三球悬铃木的一部分，不觉间自己也要笑话自己不仅思想被物理“污染”了，被生物“污染”得也是不轻哩。

站在向着湖中凸出去的圆台上，三面环水，第一次觉得新开湖这么满，满得像要往整个世界漫延开去似的，右手边的老图静静地伫立着，在树木之间隐约只漏出一头，没有一丁点儿的灯光。唔，今天是星期六吧，怪不得，想这老图每天兢兢业业地接收者一批批学子，一周也该有上那么一天晚上歇歇了，尤其是这样的雨夜，或许还能陪着默默相守半个多世纪的新开湖说说悄悄话。

这样的雨夜一个人打着伞发呆是件很惬意的事，因为静——不是那样的死寂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而是一种和谐的雨滴声把其它的——爱听的不爱听的声音通通抹去——所以往往能听得到来自自己心中的过去的自己的声音。当然两个人也是可以的，打两把伞或者一把都无所谓，只是一个人不要和另一个人说话，这个人也不希望另一个人跟他说话，就这样一起发着呆，可以听到各自从前的声音，不小心听到对方过去的声音也说不定呢。

水又涨高了十公分，再过一会儿等水全涨上来就走吧，若是水全涨了上来，我在被湖水漫过去的岸边踱步，是不是也算在湖中走了一遭呢？

低下头，看到圆台的边缘丢着一个白色的空烟盒，四五根烟头和几撮辨不很清楚的坚果皮，也不知是哪几位天津的老大爷白天时在这儿聊天说地，侃侃而谈了。在雨中积了点浅水的地方走来走去从来都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想到小时候喜欢穿着雨靴在水洼里跑来跑去，到现在还是很享受踩在水中“pia pia”声带来的美妙的感觉。脚旁边积了不少落下来的叶子，不知是扫地阿姨的劳动成果还是秋风先生的信手之作呢？哎，不知不觉地，地上竟有这么多落叶了啊，可不是嘛，秋天都快过去了，我这才后知后觉，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感叹秋天的到来。掏出手机看下日历，阴历九月十五，中秋节刚好过去一个月，这么想着，突然想给妈妈打个电话，问问她家里下雨了没。电话打过去没人接，是又上班去了吧，我想，真是忙啊，每天要干八到十个小时，也没有个周末……开学前临走时还特意交代我，别不舍得花钱，平

时买点零食啊、衣服啊啥的没问题，咱家又不穷。是啊，家里是不穷，但是我自己是穷的啊。自己现在挣不到钱，上学、生活的费用都是父母用汗水一块一块换来的。记得上大学前爸爸也说过，这四年的费用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反正费用是铁定给你交了，但这钱是不是白花的，花了以后能有多少用，就看你自己的了……

雨下得小了，这从湖里能分得开二主楼有五层高就看得出来，似乎这水是漫不上岸了。

这会儿化学所里的大爷推门出来，拖干净门外地上的鞋印，在门柱上敲击着拖把头发出“砰砰”的声音；头顶上飞机飞过，传来多普勒效应造成的音调起伏；路上一行人哼着古老的流行歌骑着自行车“吱扭吱扭”地响了一路；路口指挥交通的大叔摘下了雨披的帽子瞥了一眼手表……

走吧。